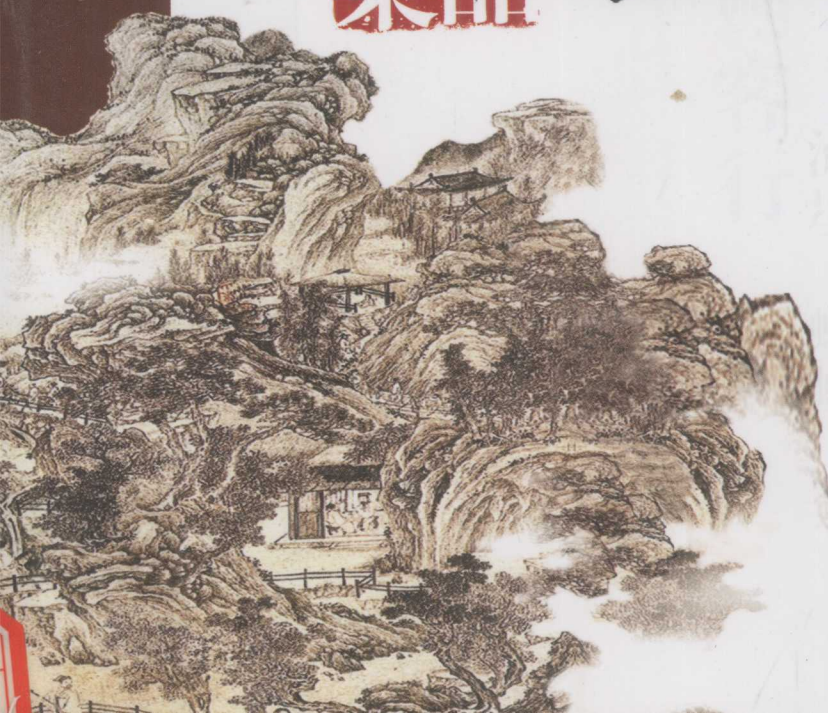


古龍

作品集

彩環曲
殘金缺玉

太白文藝出版社



古龍

阜陽師
藏書
金品

【第四十一卷】

彩 环 曲
残 金 缺 玉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楔 子

浓云如墨，蛰雷鸣然。

暴雨前的狂风，吹得漫山遍野的草木，簌簌作响，虽不是盛夏，但这沂山山麓的郊野，此刻却有如晚秋般萧索。

一声霹雳打下，倾盆大雨立刻滂沱而落，豆大的雨点，击在林木上，但闻遍野俱是雷鸣鼓击之声，雷光再次一闪，一群健马，冒雨奔来，暴雨落下虽才片刻，但马上的骑士，却已衣履尽湿了。

当头驰来的两骑，在这种暴雨下，马上的骑士，仍然端坐如山，胯下的马，也是关内并不多见的良驹，四蹄翻飞处，其疾如箭。左面马上的骑士，微微一带缰绳，伸手抹去了面上的雨水，大声抱怨道：“这里才离沂水城没有多远，怎地就荒凉成如此模样，不但附近几里地里，没见过半条人影，而且竟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。”说话间，魁伟的身形，便离蹬而起，一挺腰，竟笔直地站到马鞍上，目光闪电般四下一扫，突地身形微弓，铁掌伸起，在马首轻拍了一下，这匹长程健马，昂首一声长嘶，马头向右一兜，便放蹄向右面的一片浓林中急驰了过去。马蹄踏在带雨的泥地上，飞溅起一连串淡黄的水珠。

右面马上的骑士，撮口长啸一声，也自纵骑追去，紧跟在后面并肩而驰的两骑，马行本已放缓，此刻各自挥动掌中的马鞭，也想暂时躲入林中，先避过这阵雨势，哪知身后突地响起一阵焦急的呼声，一个身躯远较这四人瘦小的骑士，打马急驰而来，口中喊道：“大哥，停马，这树林千万进去不得！”

但这时雨声本大，前行的两骑，去势已远，他这焦急的呼喊声，前面的人根本没有听到，只见马行如龙，这两骑都已驰进那浓林里。

焦急呐喊的瘦小汉子，面上惶恐的神色越发显著，哪知肩头实实在在地被人重重打了一下，另一骑马上的虬须大汉，纵声笑道：“你穷吼什么！那个树林子又不是老虎窝，凭什么进去不得？”猛地一打马股，也自扬鞭驰去。

这身躯瘦小的汉子此刻双眉深锁，面带重忧，看着后两骑也都已奔进了树林，他竟长长地叹息了一声，在雨中愣了半晌，终于也缓缓向





这浓密的树林中走了过去，但是他每行近这树林一步，他面上那种混合着忧郁和恐惧的神色，也就更加强烈一些，生像是在这座树林里，有着什么令他极为惧怕的东西似的。

一进了树林，雨势就被浓密的枝叶所挡，自然便小了下来，前行的四骑此刻都已下了马，拧着衣衫上的雨水，高声谈笑着，嘴里骂着，看到他走了进来，那虬须大汉便又笑道：“金老四人关才三年，怎的就变得恁地没胆？想当年，你我兄弟纵横于白山黑水之间，几曾怕过谁来？”

随又面色一怔，沉声道：“老四，你要知道，这次我们入关，是要做一番事业的，让天下武林，都知道江湖间还有我们‘关外五龙’这块招牌，若都像你这样怕事，岂不砸了锅了？”

这被称为“金老四”的瘦小汉子，却仍皱着双眉，苦着脸，长叹了一声！方待答话，哪知另一个魁伟汉子，已指着林木深处，哈哈笑道：“想不到我误打误撞地闯进了这树林里来，还真找对了地方了。你们看，这树林子里居然还有房子，老二、老三，你们照料牲口，我先进去瞧瞧。”说话间，已大踏步走了过去。

另三个彪壮大汉，已自一拥而前，凝目而望，只见林木掩映，树林深处，果然露出一段砖墙来。

但那“金老四”，面上的神色，却变得更难看了，手里牵着马缰，低着头愣了许久，林梢滴下的雨水，正好滴在他的颈子上，他也生像是完全没有感觉到。

雨哗哗然，林木深处，突地传出几声惊呼，这金老四目光一凛，顺手丢了马缰，大步拧身，脚尖微点，突地，往林中窜了进去。

树林本密，林木之间的空隙，并不甚大，但这金老四，正是以轻功扬名关外的“入云龙”，此刻在这种浓密的枝干间窜跃着，身形之轻灵巧快，的确是曼妙而惊人的，远非常人能及。

入林越深，枝干也越密，但等他身形再次三个起落过后，眼前竟豁然开朗，在这种浓密的林木中，竟有一片显然是人工辟成的空地，而在这片空地上，就耸立着令这金老四恐惧的楼阁。

“关外五龙”的另四人，手里各各拿着方才戴在头上的马连坡大草帽，此刻脸上竟也露出惊异的神色来，金老四一个箭步窜了过去，沉声道：“这里绝非善地，现在雨势也小了些，我们还是赶紧赶路吧。”

但是这些彪形大汉的目光，却仍然都凝注在这片楼阁上，原来在这片浓林中的楼阁外，高耸的院墙，方才虽未看清，此刻却极为清晰地

可以看出，竟全是黑铁铸成的，而且高达五丈，竟将里面的楼阁屋宇，一齐遮住。“关外五龙”虽然也是久闯江湖的角色，但像这种奇怪的建筑物，却还是第一次见到。

虬须大汉伸手入怀，从怀中掏出一粒弹丸来，中指微曲，轻轻一弹，只听“铮”的一声，击在墙上，果然发出了金铁交鸣之声，他不禁浓眉一皱，沉声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“入云龙”金四此刻更是面色大变，转眼一望那片楼阁，只见里面仍然是静悄悄的，连半点人声都没有，才略为松了口气，一拉那虬须大汉的胳膊，埋怨道：“二哥，您怎地随便就出手了，您难道现在还没有看出来，这栋房子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那虬须大汉浓眉一轩，蓦地一抖手，厉声道：“管他是怎么回事，我今天也得动它一动！”熊腰一挫，刷地竟又窜入了树林。

“入云龙”金四连连跺脚，急声道：“二哥怎地还是这种脾气，唉！大哥，你劝劝他，武林中人一走进这铁屋，就从来没有人再出来过。大哥，您这几年来虽未入关，总也该听过‘石观音’这名字吧？”

那当先纵马入林的魁伟大汉，正是昔年关外最著盛名的一股马贼“五龙帮”之首、“金面龙”卓大奇，此刻面上也自骤然变色，失声道：“‘石观音’？难道就是那南海无恨大师的传人、曾经发下闭关三十年金誓的南海仙子石琪吗？”

语音落处，“烈火龙”管二已从林中掠了过来，闻言竟又大笑道：“原来在这栋怪房子里住的就是南海仙子，我早就听得江湖传言，说这石琪是江湖中的第一美人，而且只要有人能将她从这铁屋里请出来，她不再不再闭关，而且还嫁给这人，哈——想不到我误打误撞，却撞到这里来了。”

他仰天而笑，雨水沿着他的面颊，流入他满面的浓须里，再一滴一滴地滴到他本已全湿的衣服上。

“入云龙”金四双眉深皱，目光动处，忽地看到他手上，已多了一盘粗索，面色不禁又为之一变，慌声道：“二哥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”

“烈火龙”管二浓眉一轩，厉声道：“金四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能管我的事的？”

双脚微顿，身形动处，已自掠到那高耸的铁墙边，左手找着掌中那盘巨索的尾端，随手一抖，右手却拿着上面系有铁钩的另一端，缓缓退了两步，目光凝注在墙头上，右手“呼”地一抡，巨索便冲天而起，“铮”

的一声，索头的铁钩，便恰好搭在墙头。

金面龙微喟一声，大步走了过去，口中道：“二弟，大哥也陪你一齐进去。”回头又道：“老三、老四，三个时辰里，我们假如还没有出来，你们就快马赶到济南府，把烈马枪董二爷找来——”

他话犹未了，那烈火龙已截口笑道：“你们放心，不出三个时辰，我和大哥包管好生生地出来——”他走到墙边，伸手一拉，试了试搭在墙头的铁钩可还受力，又笑道：“不但我们好生生地出来，而且还带出来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。”长笑声中，他魁伟的身躯，已灵猴般攀上巨索，霎眼之间，便已升上墙头，这烈火龙身躯虽魁伟，但身手却是矫健而灵巧的。

入云龙面如死灰，等到那金面龙已自攀上铁墙，和管二一齐消失在那高耸的铁墙后面，他竟长长地叹息了一声，“噗”地坐在满是泥泞的地上。

这阵暴雨来得虽快，去得也急，此刻竟也风停雨止，四下又复归于寂静，但觉这入云龙频频发出的叹息声和林梢树叶的微籁，混合成一种苍凉而萧索的声音。

挂在铁墙上面的巨索，想必是因着金面龙的惶乱，此刻仍未收下，随着雨后的微风轻轻地晃动着，入云龙的目光，便瞬也不瞬地望在这段巨索上。

“五龙帮”中的三爷，黑龙江上的大豪杰，“翻江龙”黄三胜，突地一挺身躯，大声道：“大哥他们怎地还未出来——老五，你看已到了三个时辰没有？”

始终阴沉着脸，一言未发的多手龙微微摇了摇头，阴沉的目光，也自瞪在墙头上，墙内一无声息，就像是从未有人进去过，也绝不会有人从里面出来似的。

翻江龙目光一转，转到那坐在地上的人云龙身上，焦急地又道：“老四，进这房子去的人，难道真的没有一人出来过吗？”

入云龙目光呆滞地留在那灰黑的铁墙上，缓缓说道：“震天剑张七爷、铁臂金刀兆北星、一剑霸南天江大爷，再加上武林中数不清的成名立万的人物，谁都有着和二哥一样的想法，可是——谁也没有再活着出来过。”

他语声方顿，多手龙突地一声惊呼，一双本来似张非张的眼睛，竟圆睁着盯在墙头上，“五龙帮”素来镇静的多手龙，此刻也变了颜色。翻

江龙心头一跳，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那黑铁墙头上，突地现出了一只白生生的玉手，一只春葱般的手指上，戴着一个精光隐现的黑色指环。

这只玉手，从墙后缓缓伸出来，抓着那段巨索，玉手一招，这段长达六丈的巨索，竟突地笔直地伸了上去，在空中划了个圈子，和那只纤细玉手，一齐消失在黑铁的墙头后面。

人云龙嗖地从地面上跳了起来，惶声道：“已有三个时辰了吧——”

语声未落，死一样静寂的铁墙之后，突地传出两声惨呼。

这两声惨呼一入这本已惊愕住了的三人之耳，他们全身的血液，便一齐为之凝结住了，因为他们根本无庸分辨，就能听出这两声令人悚栗的惨呼，正是那金面龙和烈火龙发出的。

翻江龙大喝一声，转身扑入林中，霎眼之间，也拿了一盘巨索出来，目光火赤，嘶哑着声音道：“老四、老五，我们也进去和那妖女拼了。”

纵身掠到墙边，扬手挥出了巨索，但是他心乱之下，巨索上的铁钩，“铮”地击在铁墙上，却又落了下来。

多手龙目光在金四面上一转，冷冷道：“四哥还是不要进去的好，就把以前誓共生死的话，忘了好了。”

缓步走到墙脚，从翻江龙手中接过巨索，手臂一抡，“砰”地将铁钩搭在墙头上，拉了拉，试了试劲，沉声道：“三哥，我也去了！”双手一使力，身形动处，便也攀了上去。

翻江龙转过头，目光亦在金四面上一转，张口欲言，却又突地忍住了，长叹了口气，猛一长身，跃起两丈，轻伸铁掌，抓着了那段巨索，双掌替换着拔了几把，彪伟的身躯，也自墙上升起。只听“砰砰”两声，入云龙知道他们已落入院中了，一阵风吹过，林梢的积雨，“簌”地落下一片，落到他的身上。

暴雨已过，苍穹又复一碧如洗，这入云龙伫立在仍然积着水的泥地上，面上的肌肉，痛苦地扭搐着，也缓缓走到墙脚，但是伸手一触巨索，便又像是触了电似地退了回去，他双手掩在面上，深深地为自己的怯懦而痛苦，但是，他却又无法克服自己对死亡的恐惧。

暮色渐临，铁墙内又传出两声惨呼——

夕阳漫天之下，浓密的丛林里，走出一个瘦小而剌悍的汉子，颓丧



地坐在马上，往昔的精悍之气，此时却已荡然无存，在这短短的半日之间，他竟像是突然苍老了许多。

两滴泪珠，沿着他瘦削的面颊流了下来，他无力地鞭策着马，向济南城走去。

夕阳照在林中的铁墙上，发出一种乌黑的光泽，墙内却仍然一片死寂，就像是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似的。



彩 环 曲

目 录

楔 子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罗衫侠少 | (1) |
| 第 二 回 | 绝地惊艳 | (27) |
| 第 三 回 | 荒山魅影 | (57) |
| 第 四 回 | 且论杜康 | (82) |
| 第 五 回 | 是真是幻 | (108) |
| 第 六 回 | 绝代剑痴 | (141) |
| 第 七 回 | 幔中傀儡 | (159) |
| 第 八 回 | 吉日良辰 | (184) |
| 第 九 回 | 神经初现 | (209) |
| 第 十 回 | 西门世家 | (240) |
| 第 十 一 回 | 罍粟之秘 | (265) |

第一回 罗衫侠少

夕阳西下，绚丽的晚霞，映着官道边旱田里已经长成的麦子，灿烂着一片难以描摹的颜色，木叶将落未落，大地苍茫，却已有些寒意。

秋风起矣，一片微带枯黄的树叶，飘飘地落了下来，落在这棵老榕树下，落在那寂寞流浪人的单薄衣衫上，他重浊地叹了口气，捡起这片落叶，挺腰站了起来，内心的愧疚、生命的创痛，虽然使得这昔日在武林中，也曾叱咤一时的“入云龙”金四，已完全消失了当年的豪气，但是，这关外武林的高手，身手却仍然是矫健的。

他微微有些失神地注意着往来的行人，但在这条行人颇众的官道上赶路的，不是行色匆忙的行旅客商，就是负笈游学的士子，却没有一个他所期待着的武林健者，于是，他的目光更呆滞了。

转过头，他解开了缚在树上的那匹昔日雄飞、今已伏枥的瘦马缰绳，喃喃低语着道：“这三年来，也苦了你了，也苦了你！……”抚着马颈上的鬃毛，这已受尽冷落的武林健者，不禁又为之唏嘘不已。

蓦地——

一阵洪亮的笑语声，混杂着急遽的马蹄声，随着风声传来，他精神一振，拧回身躯，闪目而望，只见烟尘滚滚之中，三匹健马，急驰而来，马上人扬鞭大笑声中，三匹马俱已来到近前。

“入云龙”金四精神陡长，一个箭步，窜到路中，张臂大喊道：“马上的朋友，暂留贵步。”

马上的骑士笑声倏然而住，微一扬手，这三匹来势如龙的健马，立刻一齐打住，扬蹄昂首，长嘶不已，马上的骑士却仍腰板挺得笔直，端坐未动，显见得身手俱都不俗。

“入云龙”金四憔悴的面上，闪过了一丝喜色，朗声说道：“朋友高姓大名，可否暂且下马，容小可有事奉告？”

马上人狐疑地对望了一眼，征求着对方的意见，他们虽然不知道立在马前这瘦小而落魄汉子的来意，但一来这三骑骑士，武功俱都不弱，并不惧怕马前此人的恶意，二来，却是因为也动了好奇之心，目光微一闪动后，各各打了个眼色，便一齐翻身下了马，路人俱都侧目而



顾，不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。

“入云龙”金四不禁喜动颜色，这些年来，武林中人一见他的面，几乎都是绕道而行，或是不顾而去，根本没有一人会听他所说的话，而此刻这三个劲服疾装，神色剽悍的汉子，却已为他下了马，这已足够使得他惊喜了。

这三个劲装大汉再次互视一眼，其中一个目光炯然，身量颇长的中年汉子，走前一步，抱拳含笑道：“小弟屠良，不知兄台高姓，拦路相邀，有何见教？”

“入云龙”金四目光一亮，立刻也抱拳笑道：“原来是‘金鞭’屠大爷，这两位想必就是白二爷和费三爷了，小弟久仰‘荆楚三鞭’的大名，却不想今日在此得见侠踪，实在是三生有幸——”

他话声微微一顿，近年声名极盛的“荆楚三鞭”中的二侠“银鞭”白振已自朗声一笑，截断了他的话，抱拳朗笑道：“兄弟们的贱名，何足挂齿！兄台如此抬爱，反叫兄弟汗颜。”他笑容一敛，转过语锋，又道：“兄弟们还有俗务在身，兄台如无吩咐，小弟就告辞了。”

“入云龙”金四面容一变，连声道：“白二侠，且慢，小弟的确有事相告。”

“银鞭”白振面色一整，沉声道：“兄台有事，就请快说出来。”

“入云龙”金四忍不住长叹一声，神色突然变得灰黯起来，这三年来，他虽已习惯了向人哀求，但此刻却仍难免心胸激动，颤声道：“小可久仰‘荆楚三鞭’仗义行侠，路见不平，尚且拔刀相助，小可三年前痛遭巨变，此刻苟且偷生，就是想求得武林侠士，为我兄弟主持公道，屠大侠，你可知道，在鲁北沂山密林之中——”

他话未说完，“荆楚三鞭”已各各面色骤变。

“金鞭”屠良变色道：“原来阁下就是‘入云龙’金四爷。”

入云龙长叹道：“不错，小可就是不成材的金四，三位既是已经知道此事，唉——三位如能仗义援手，此后我金四结草衔环，必报大恩。”

“银鞭”白振突地仰天大笑了起来，朗声道：“金四爷，你未免也将我兄弟三人估量得太高了吧，为着你金四爷的几句话，这三年来，不知有多少成名露脸的人物，又葬送在那间铁屋里，连济南府的张七爷那种人物，也不敢伸手来管这件事，我兄弟算什么？金四爷，难道你以为我兄弟活得不耐烦了，要去送死！兄弟要早知道阁下就是金四爷，也万万不敢高攀来和你说话，金四爷，你饶了我们，你请吧！”

狂笑声中，他微一拧腰，翻身上了马，扬鞭长笑着又道：“大哥、三弟，咱们还是赶路吧，这种好朋友，我们可结交不上。”

“入云龙”金四，但觉千百种难堪滋味，齐齐涌上心头，仍自颤声道：“白二爷您再听小可一言——”

“刷”的一声，一缕鞭风，当头袭下，他顿住话声，脚下一滑，避开马鞭，耳中但听得那“银鞭”白振狂笑着道：“金四爷，你要是够义气，你就自己去替你的兄弟们报仇，武林之中傻子虽多，可再也没有替你金四爷卖命的了！”

马鞭“刷”地落在马股上，金四但觉眼前沙尘大起，三匹健马，箭也似地从他身前风驰而去，只留下那讥嘲的笑声，犹在耳边。

一阵风吹过，吹得扬起的尘土，扑向他的脸上，但是他却没有伸手擦拭一下。三年来，无数次的屈辱，使得他几乎已变得全然麻木了。

望着那在滚滚烟尘中逐渐远去的“荆楚三鞭”的身影，他愣了许久，一种难言的悲哀和悔疚，像怒潮似地开始在他心里澎湃起来。

“为什么我不在那天和他们一齐闯进那间屋子，和他们一齐死去？我——我是个懦夫，别人侮辱我，是应该的。”

他喃喃地低语着，痛苦地责备着自己，往事像一条鞭子，不停地鞭笞着他。铁屋中他生死与共的弟兄们所发出的那种惨呼，不止一次将他从梦中惊醒，这三年来的生活，对他而言，也的确太像是一场噩梦了，只是噩梦也该有醒的时候呀！

他冥愚地转回身，目光动处，突地看到在他方才伫立的树下，此刻竟站着一个满身罗衫的华服少年，正含笑望着自己。

秋风吹起这少年宽大的衣衫，使得这本已极为英俊的少年，更添了几许潇洒之意。

笑容是亲切而友善的，但此刻，金四却没有接受这分善意的心情，他垂下头，走过这华服少年的身侧，去牵那匹仍然停在树下的马。

哪知这华服少年却含笑向他说道：“秋风已起，菊美蟹肥，正是及时行乐的大好时候，兄台却为何独自在此发愁？如果兄台不嫌小弟冒昧，小弟倒愿意为兄台分忧。”

“入云龙”金四缓缓抬起头来，目光凝注在这少年身上，只见他唇红齿白，丰神如玉，双眉虽然高高扬起，但是却仍不脱书生的儒雅之气，此刻一双隐含笑意的俊目，亦正凝视着自己。

两人目光相对，金四却又垂下头去，长叹道：“兄台好意，小弟感激



得很，只是小弟心中之事，普天之下，却像是再无一人管得了似的。”

那华服少年轩眉一笑，神采之间，意气飞扬，含笑又道：“天下虽大，却无不可行之事，兄台何妨说出来，小弟或许能够稍尽绵薄，亦未可知。”

“入云龙”金四微一皱眉，方自不耐，转念间却又想起自己遭受别人冷落时的心情，这少年一眼望去，虽然像是个不知道天多高、地多厚的富家少爷，人家对自己却总是一片好意。

于是他停下脚步，长叹着道：“兄台翩翩年少，儒雅公子，小可本不想将一些武林凶杀之事，告诉兄台，不过兄台如果执意要听的话，唉——前行不远，有间小小的酒铺，到了那里，小弟就源源本本告诉兄台。”

那华服少年展颜一笑，随着金四走上官道，此刻晚霞渐退，天已入黑，官道上的行旅，也越来越少，他们并肩行在官道上。“入云龙”金四寂寞而悲哀的心中，突然泛起一丝暖意，侧目又望了那少年一眼，只见他潇洒而行，手里竟没有牵着马。

金四心中微动，问道：“兄台尊姓，怎地孤身行路，却未备有牲口？”

却听那少年笑道：“马行颠簸，坐车又太闷，倒不如随意行路，来得自在。”又笑道：“小弟姓柳，草字鹤亭，方才仿佛听得兄台姓金，不知道台甫怎么称呼？”

金四目光一抬，微喟道：“贱名是金正男，只是多年飘泊，这名字早已不用了，江湖中人，却管小弟叫做金四。”

两人寒暄之中，前面已可看到灯火之光，一块青布酒招，高高地从道侧的林木中挑了出来，前行再十余丈，就是一间小小的酒饭铺子，虽是荒郊野店，收拾得倒也干净。

一枝燃烧过半的红烛，两壶烧酒、三盘小菜，入云龙几杯下肚，目光又变得明锐起来，回扫一眼，却见这小铺之中，除了他两人之外，竟再也没有别的食客，遂娓娓说道：“普天之下，练武之人可说多到不可胜数，可是若要在江湖之中扬名立万，却并不简单。柳兄，你是个书生，对武林中事当然不会清楚，但小弟自幼在江湖中打滚，关内关外的武林中事，小弟是极少有不知道的——”

他微微一顿，看到柳鹤亭正自凝神倾听，遂又接着道：“武林之中，派别虽多，但自古以来，就是以武当、点苍、昆仑、峨嵋、崆峒这几个门派为主，武林中的高人，也多是出自这几派的门下，但是近数十年来，

却一反常例，在武林中地位最高、武功也最高的几人，竟都不是这几派中的门人。”

他大口啜了口酒，又道：“这些武林高人，身怀绝技，有的也常在江湖间行道，有的却隐迹世外，啸傲于名山胜水之间，只是这些避世的高人，在武林中名头反而更响，这其中又以伴柳先生、南荒神龙和南海的无恨大师为最。”

柳鹤亭朗声一笑，笑着说道：“金兄如数家珍，小弟虽是闻所未闻，但此刻听来，却也未免意气豪飞哩。”端起面前的酒杯，仰首一干而尽。

却听金四又道：“那南海无恨大师，不但武功已然出神入化，而且是位得道的神尼，一生之中，手中从未伤过一人，哪知无恨大师西去极乐之后，她的惟一弟子南海仙子石琪，行事竟和其师相反，这石琪在江湖中才只行道两年，在她剑下丧生的，竟已多达数十人，这些虽然多是恶徒，但南海仙子手段之辣，却已使武林震惊了。”

烛光摇摇，柳鹤亭凝目而听，面上没有丝毫表情，那“入云龙”金四面上却是激动之色，又道：“幸好两年一过，这位已被江湖中人唤做‘石观音’的女魔头，突地销声匿迹，武林中人方自额手称庆，哪知这石观音却又扬言天下，说是有谁能将她从那间隐居的屋子里请出来，她就嫁给那人为妻，而且还将她得自南海的一些奇珍异宝，送给那人，唉！于是不知又有多少人送命在她手上。”

柳鹤亭剑眉微轩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金四“咄”的一声，将手中的酒杯，重重放在桌上，一面吆喝店伙加酒，一面又道：“南海仙子美貌如仙，武林之中，人人都知道，再加上那些奇珍异宝，自然引起武林中人如痴如狂去碰碰运气，但是无论是谁，只要一走进那间屋子，就永远不会出来了，虽说这些人不该妄起贪心，但柳兄，你说说看，这‘石观音’此种做法，是否也大大地违背了侠义之道呢？”

店伙加来了酒，柳鹤亭为金四满满斟了一杯，目中光华闪动，却仍没有说出话来，“入云龙”金四长叹一声，又道：“我兄弟五人，就有四人丧命在她手上，但莽莽江湖之中，高手虽不少，却没有一个人肯出来主持公道，有些血性朋友，却又武功不高，一入那间铁屋，也是有去无回，柳兄，这三年来，我……我已不知为此受了多少回羞辱，多少次笑骂，但我之所以仍苟活人世，就是要等着看那妖妇伏命的一日，我要问问看，她和这些武林朋友，到底有何仇恨？”



这“入云龙”金四，越说声调越高，酒也越喝越多。

柳鹤亭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金兄是否醉了？”

金四突地扬声狂笑起来，道：“区区几杯淡酒，怎会醉得了我？柳兄，你不是武林中人，小弟要告诉你一件秘密，这几个月来，我已想尽方法，要和那些‘乌衣神魔’打上交道，哈！——那‘石观音’武功再强，可也未必会强过那些‘乌衣神魔’去。”

他抓起面前的酒杯，仰首倒入口中，又狂笑道：“柳兄，你可知道‘乌衣神魔’的名声？——你当然不会知道，可是，武林中人却没有人听了这四字，不全身发抖的，连名满天下的‘一剑震河朔’马超俊那种人物，都栽在这班来无影、去无踪的魔头手上，落得连个全尸都没有，其余的人，哈——其余的人，柳兄，你该也知道了。”

他伸出右手的大拇指来，上下在柳鹤亭面前晃动着，又道：“江湖中人，有谁知道这些‘乌衣神魔’的来历？却又有谁不惧怕他们那身出神入化的武功？这些人就好像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但是，柳兄，这班人虽然都是杀人不眨眼，无恶不做的恶徒，但若用来对付‘石观音’——哈！哈！以毒攻毒，却是再好也没有了，只可惜我现在还没有找着他们，否则——哈！”

这“入云龙”金四连连饮酒，连连狂笑，已经加了三次酒的店小二，直着眼睛望着他，几乎以为这个衣衫褴褛的汉子，是个酒疯。

柳鹤亭微微一笑，突地推杯而起，笑道：“金兄真的醉了。”整了整身上的衣裳，掏出锭银子，放在桌上，含笑又道：“今日风萍偶聚，小弟实是快慰生平，但望他日有缘，还能再聆金兄高论，此刻，小弟就告辞了。”微一抱拳，缓步而出。

那“入云龙”金四愣了一愣，却又狂笑道：“好，好，你告辞吧！”“啪”地一拍桌子，喊道：“跑堂的，再拿酒来。”

已经走到门口的柳鹤亭，回顾一笑，拂袖走出了店门。门外的秋风，又扬起他身上的罗衫，霎眼之间，潇洒挺秀的少年，便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。

“入云龙”金四踉跄着走了出来，目光四望，却已失去了这少年的踪迹了。

在萧索的秋风里，“入云龙”金四愣了许久，口中喃喃低语道：“这家伙真是个怪人——”

转身又踉跄地走到桌旁，为自己又斟了满满一杯酒，端起来，又放

下去，终于又仰首喝干了。于是这间小小酒铺里，又响起他狂放的笑声，酒使得他忘去了许多烦恼，他觉得自己又重回到关外的草原上，跃马驰骋放怀高歌了。

门外一声马嘶，“入云龙”金四端起桌上的酒壶，齐都倒在一只海碗里，踉跄又走出了门，走到那匹瘦马的旁边，将酒碗送到马口，这匹马一低头，竟将这么大一碗酒，全都喝干了。

金四手腕一扬，将手中的空碗，远远抛了开去，大笑道：“酒逢知己，酒逢知己，哈！哈！却想不到我的酒中知己，竟然是你。”左手一带马缰，翻身上了马。

这匹昔日曾经扬蹄千里的良驹，今日虽已老而瘦弱，但是良驹伏枥，其志仍在千里，此刻想必也和它的主人一样，昂首一阵长嘶，放蹄狂奔了起来，马上的金四狂笑声中，但觉道旁的林木，飞也似地退了回去，冰凉的风，吹在他火热的胸膛上，这种感觉，他已久久没有领受到了。

于是他任凭胯下的马，在这已经无人的道路上狂奔着，也任凭它奔离官道，跃向荒郊。

夜，越来越深——

大地是寒冷而寂静的，只有马蹄踏在大地上，响起一连串响亮的蹄声，但是——

这寂静的荒郊里，怎地突然响起了一阵悠扬的箫声，混合在萧索的秋风里，袅袅四散！

更怪的是，这箫声竟像是有着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，竟使得这匹狂奔着的马，也不禁顺着这阵箫声，更快地狂驰而去。

马上的“入云龙”金四，像是觉得天地虽大，但均已被这箫声充满了，再也没有一丝空隙来容纳别的。

他的心魂，仿佛已从跃马奔驰的草原，落入另一个梦境里，但觉此刻已不是在萧索的秋天，吹在他身上的，只是暮春时节，那混合着百花香的春风，天空碧蓝，绿草如茵——

马行也放缓了下来，清细的箫声，入耳更明显了，入云龙轻轻地叹了口气，缓缓勒住马缰，游目四顾，他那张本已被酒意染得通红的面孔，不禁在霎眼之间，就变得苍白起来。

四下林木仍极苍郁，一条狭窄的泥路，蜿蜒通向林木深处，这地方他是太熟悉了，因为在这里，他曾遭受过他一生最重大的变故。





林中是黑暗的，他虽然无法从掩映的林木中看出什么，但是他知道，前面必定有一块空地，而在那块空地上矗立着的，就是那间神秘铁屋。于是，他心的深处，就无形地泛起一阵难言的悚栗，几乎禁不住要拨转马头，狂奔而去。

但是那奇异的箫声，却也是从林木深处传出来的，箫声一转，四下已将枯落的木叶，都像是已恢复了蓬勃的生气。

入云龙枯涩而惊恐的心田里，竟无可奈何地又泛起一阵温馨的甜意，儿时的欢乐、青春的伙伴、梦中的恋人，这些本是无比遥远的往事，此刻在他心里，都有着无比的清晰。

他缓缓下了马，随意抛下马缰，不能自禁地走向林木深处，走向那一片空地——

月光，斜斜地照了下来，矗立在这片空地上那黝黑的铁墙，显得更高大而狞恶了，铁墙的阴影，沉重地投落了下来。

然而，这一切景象，都已被这箫声溶化了。入云龙惘然走了出来，寻了一块大石坐下，舒适而懒散地伸出了两条腿，他几乎已忘了矗立在他眼前的建筑物，就是那曾吞噬了不知几多武林高手的性命，甚至连尸骨都没有吐出来的铁屋。

箫声再一转，温馨的暮春过去了，美艳的初夏却已来临，转瞬间，只觉百花齐放，彩蝶争艳，而那吹箫的人，也忽然从铁墙的阴影中，漫步出来，一袭深青的罗衫，衿袂飘飘，在月光下望去，更觉潇洒出尘，却竟是那神秘的华服少年柳鹤亭。

“入云龙”金四在心中惊呼一声！身躯却仍懒散地坐在石上，缓缓抬起手，扬了扬，只因为他此刻已被箫声引入梦里。

柳鹤亭眼中涌出一丝笑意，双手横抚青箫，梦幻似地继续吹弄着，目光抬处，望到那一堵铁墙上，铁墙里仍然是死一样的静寂。

“奇怪，这里面的人难道没有耳朵吗？”金四在心中暗骂一声，此刻他已知道这华服少年柳鹤亭，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富家公子，却是个身怀绝技的武林侠少，虽然他的来历，仍是个未解之谜，但他此来的用意，却是显而易见的。

“这箫声该能引出这屋里的‘石观音’呀！假如石观音也和我一样是个人，也有着人的感情的话，除非——哼！她不是个人。”

“入云龙”金四变动了一下坐着的姿势，却听得箫声越来越高亢，直欲穿云而入，突又一折，袅袅而下，低回不已。